



志愿服务传真情



志愿者和玲玲在一起

本报记者 韩蕾

刚刚过去的周末,不少市民都按捺不住向往青山绿水的激动心情,或去郊外野炊,或去河边垂钓,而大别山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们则带着5名市福利院的儿童,来到信阳师范学院踏青,让他们也感受到了绿色的气息。

“之前去福利院看孩子,活动范围仅仅局限于福利院里面,这次我们想带孩子们出门转转,让他们能与外界多接触一下,感受一下正常孩子的生活方式!”大别山志愿者协会会长徐军告诉记者,自从去年协会发起“周末陪孩子”的活动以来,已经持续了28周,而来福利院看孩子的队伍也在逐渐壮大,爱心市民、爱心企业也加入进来,给孩子们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看护,他们会分批带不同的孩子出来转转,开阔眼界。

为了能实行多对一的照顾,此次志愿者们只带了5名孩子出来,他们或两

人一组,带着孩子去走林荫小道,或者一对一地给孩子拍照片,而看着周围满眼的青葱和川流不息的人群,孩子们发自内心地笑了。“因为我行动不方便,所以我很少出门,尤其是在这么美的季节。”玲玲说,“所以很谢谢这些大哥哥大姐姐,给了我们看外界的机会!”

大别山志愿者协会所做的志愿活动,是我市志愿服务的一个缩影,现在我市涌现出很多志愿服务团体和个人,从捡拾垃圾入箱,到保护南湾湖行动,不论大事小事,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能力去服务群众,回馈社会。

如今,我市不仅建立了163个标准的“文明使者志愿服务站”,而且定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志愿活动,如为孤寡老人打扫卫生,送医送法进社区,在努力实现学雷锋活动常态长效开展的同时,也在全社会形成了浓厚的志愿服务意识,为打造文明城市、魅力信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连续几天气温“奔三”,市民感叹—— 还没来得及春游就该避暑了

信阳消息(记者 马依帆)“温婉的春天就这么走了吗?”“随处可见的薄衣短衫是在提醒我今年春游无望了吗?”这两日,朋友圈里伤春、惜春情怀泛滥。没错,春天真的已经走远了,连续几天接近30°C的最高气温让信阳的“初夏”热力登场。

昨日下午3时左右,记者在街头采访,阳光刺眼,站在日头下忍不住要冒汗,不少市民“全副武装”,清凉着装,防晒装备齐全。短

裙、短袖、短裤自然是出街“标配”,太阳镜、遮阳伞、防晒帽这些夏日必备物品也都“粉墨登场”,天气太热,不少人还手拿冰淇淋,边走边降温。

据中国天气网显示,本周我市以晴天为主,29日气温最高,可达33°C。本报在此友情提醒广大市民:毛衣秋裤就默默收好吧;遮阳伞、防晒帽就别再“珍藏”着,该派上用场了;还没春游的小伙伴就不用惦记了,是时候想想去哪避暑了。



清凉出行



降降温



好晒啊

秘密调查师 I

黄雀



永城 著

“约翰和爸爸妈妈——约翰的爸爸居然也出现了,这位可是大忙人,一年有八个月不在英国。”

Tina 哼哼地说:“堂堂的上市公司董事长就这德行?脸长得跟驴似的,眼睛整个就俩豆腐泡儿,太太倒是个洋美女,还真让你说中了,老外的审美是和咱中国人不一样哈?”

燕子瞥了一眼那全家福似的照片:“英国叫 Ted Lau 的华裔估计多了去了,谁知道他是不是怡乐集团的 Ted Lau?”

燕子受了 Tina 的启发,继续埋头进行媒体搜索,目标是另外几家 Ted Lau 曾经任职的境外上市公司。在 Ted Lau 任职期间,一家购买了山东某地的

林业公司;另一家购买了云南某地的稀有矿产开发公司;还有一家购买了四川的房地产开发公司。按照百度上搜出来的新闻,山东的林业公司所在地都是盐碱地,根本长不出什么像样的木材;云南的矿产公司实际的储量也很少,据说先期的勘探失误了;而四川的房地产公司赶上了汶川地震,投资血本无归,但也有人那些房子压根就没盖起来过。

看来大同永鑫的收购案,又是 Ted Lau 的杰作。Ted Lau 和刘满德果真串通一气?

香港怡乐集团的大股东们又是谁?怎能任由他胡作非为呢?

燕子记得以前查到过,香港怡乐集团最大的两个股东,一个叫永辉控股,持怡乐集团 22% 的股份;另一个叫大洋投资,持 5.5%。怡乐集团剩余的 72.5% 的股份,则由成千上万的公众股东持有。

Ted Lau 既然能做怡乐集团的董事长,他起码应该是永辉或怡乐中一家的控制人。但另一家的控制人呢?大同永鑫的交易已经过了一年多,难道到现在仍毫无察觉?

燕子把“永辉控股”作为关键词,在 Google 里搜索。不搜不要紧,这一搜还真叫她吃了一惊:除了怡乐集团,永辉控股还在好几家上市公司里投过资,那

几家公司的公告里都提道:永辉控股正是英中古威银行集团的子公司!

“真怪了!”燕子盯着屏幕,“英国古威银行集团不是咱们的客户吗?”

“是啊,怎么啦?”Tina 在一边搭腔。“可那个永辉控股,怎么会是英国古威银行的子公司呢?”

“哦?真的吗?”

Tina 把头凑过来。燕子凝视着屏幕,喃喃道:“怎么过了两年才想起来对怡乐集团做尽职调查?尽职调查难道不该是在投资前做的吗?”

“是不是本来没想起来,现在突然想起来了,所以决定补一个?”

“这怎么可能!几千万美金的投资呢!又不是……”

手机的铃声,把燕子打断了。居然是高翔。接还是不接?他到底想要干什么?燕子起身跑进“匿名电话间”。

“是我。”高翔说。

“噢,有事吗?”

片刻的沉默。

“今晚有安排吗?”

“有安排”就在嘴边,但那并非因为怕。她不怕他,哪怕他就是主谋或是黑手党她都不怕。在他面前,她不怕死亡,尤其是他带来的死亡。八年前,在芝加哥的街头,她甚至期待过死亡。但此刻

她不想见他。如果真的被他利用,那她就傻得没脸见人。她应该恨他,比当年多恨十倍。

他却等不及她的回答:“我就在你公司楼下。”

突如其来。该怎么办?说自己不在公司?

他又说:“我把车停在你的宝马旁边了。”

“我可能得加班……”

高翔轻声道:“没关系,我等你。多晚都没事儿。”

六十五

办公大厅墙上的石英钟正指向七点半。

燕子很想插上一双翅膀,从窗户里飞出去。八年前她曾梦见自己变成一只燕子,展翅飞过太平洋。越过太行山。在梦醒前的瞬间,她看见高翔,牵着一个女人走在马路上。那是个无比幸福的女人。

“谁的电话啊,还偷偷摸摸地跑到里面去接?”

Tina 冲着燕子嬉皮笑脸。燕子假装没听见。

“嘿!还假装没听见是吧?快点儿吧,Steve 找你呢。”